

中國語文叢書

現代汉语的句子形式主语

〔苏联〕M·K·魯勉斋著

中國語文雜誌社編

商務印書館

H146.3
7
中國語文 叢書

現代汉语的句子形式主語

[苏联] M·K·魯勉齋著

鄭 祖 庆 譯

王 德 春 校

中國語文雜誌社編

商 務 印 書 館

1961年·北京

251208

М. К. Румянцев

ПРЕДЛОЖЕНИЕ-ПОДЛЕЖАЩЕЕ
В СОВРЕМЕННОМ
КИТАЙСКОМ ЯЗЫКЕ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Академии Наук СССР
Москва—1957

内 容 提 要

苏联汉学家鲁勉斋(М. К. Румянцев)利用电声仪器从实验中深入研究了现代汉语以句子形式作主语的句子语调,从而科学地分析了这种句型的某些特点。这一研究成果对我国汉语语法研究工作是有一定的帮助的。

中国语文丛书

现代汉语的句子形式主语

[苏联] М. К. 鲁勉斋著

郑祖庆译

王德春校

中国语文杂志社编

商 务 印 书 馆 出 版

北京东总布胡同10号

(北京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出字第107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经售

京 华 印 书 局 印 刷

统一书号 9017·218

1951年4月初版

开本850×1168 1/32

1961年4月北京第一次印刷 字数62千字

印张 2 1/8 印数 1

印数 1—1,000册

定价(10) 0.44元

前 言

这本书基本上是在 1951—1954 年写成的。最近五年來，現代漢語語法的研究有很大的發展，在這一工作上起主導作用的是中國學者。我們是以外國人的觀點來觀察漢語的，這種觀察有時會產生好的結果，也有時產生壞的結果。因此，在我們許多著作里，對中國讀者來說可能是不能接受的。我這本書也不能例外，因而，我在這裡預先對本書的一切錯誤或不正確的解釋請求中國讀者原諒。

漢語里的複合句句法是一個很困難的問題。在這本書里，我僅僅根據自己的意見，把認為有重要意義的幾個問題提出來，希望引起讀者的注意。首先，我考慮的是獨立句和從屬句的必要的全面比較的敘述，確定這些句子在語法上和意義上的因素，這些因素使我們能夠闡明關於這一句子的從屬關係和另一個句子的相對獨立性。我想着重指出：這裡所談到的問題是關於相對的獨立性，因為在原則上，任何一個句子，其中包括獨立句在內，總是在某一程度上決定於另外一些句子及其上下文。但是，各種句子的類型和結構也各取決於它們的上下文。有些句子這種從屬關係是很大的，而另外一些句子的從屬關係則很小。這種情況不僅從屬句如此，在獨立句中也是如此。對這些句子中結構的比較，以及它們對上下文的关系所進行的研究，在解決漢語句法中的簡單句和複合句這一問題上不是沒有益處的。

我等待着中國朋友們的嚴正批評。

M. K. 魯勉齋

1959 年 11 月 20 日

目 录

緒言	1
第一章 句子形式主語的語調和独立句子的語調的比較	7
第二章 句子形式主語中和独立句中的動詞謂語在時體形 態上的區別	20
第三章 句子形式主語中和独立句中在使用語氣助詞和語 氣詞方面的區別	29
第四章 重複句子形式主語的代詞“這”、“那”的作用	32
第五章 句子形式主語以及相當於它的詞組	37
第六章 謂語的幾個特點	50
第七章 對帶包孕主語的包孕句譯成俄語的幾點意見	55
後記	71
本書引用例句出處簡稱表	72

緒 言

現代漢語里，有一類句子很普遍，就是它們的語法成分——主語、定語、賓語、表語，是按照各種獨立句子的形式構成的；其中有主語、謂語，常常還有其他的成分。

例如①：

(1)他不來是一件怪事。(黎，新，250頁)②

(2)帝國主義的侵略打破了中國人學西方的迷夢。(毛，IV，1475頁)

(3)她沒有想到王大元也已知曉這個消息了。(夏，75頁)

(4)易卜生的長處就是他肯說老實話。(黎，新，250頁)

第一個例句中，主語是“他不來”，在這一組成部分里，有主語“他”和謂語“不來”。

在第二個例句中，賓語“迷夢”的定語系由主語“中國人”謂語“學”和賓語“西方”組成。

第三個例句中，謂語“沒有想到”的賓語成分由主語“王大元”、謂語“知道”、賓語“消息”以及它的代詞定語“這個”組成。

第四個例句中，表語“他肯說老實話”，由主語“他”、謂語“肯說”、賓語“話”以及它的定語“老實”組成。

在這些例句中，主語、定語、賓語以及表語也是一種句子，不過它們不是獨立句，而是從屬句，它們包含在其他的句子里。下面我們將把這類句子稱為子句；而把包含子句作為自己成分的那些句子稱為包孕句。

① 例句前的括號數字代表它的序號。

② 括號中採用某一著作的簡稱，見文末。如果在同一著作中只引用一個例子，就直接注出全稱。

現代漢語中，從屬句的研究還非常不夠。不論在中國，還是在西方和蘇聯，都沒有——部著作專門分析這類句子的特性，更不用說分析它們某種具體的類型了。

中國著名的語言學家之一，黎錦熙教授，把這種從屬句用“子句”這個術語來表示，^①他又把包含“子句”的句子稱為“子母句”或稱“包孕複句”^②。

黎錦熙教授按照“子句”在句中代替什麼詞類的情況，把它們分為三類：

- (1) 名詞句(noun clause)
- (2) 形容句(adjective clause)
- (3) 副詞句(adverbial clause)^③

在漢語語法書中，有好幾位作者把子句定名為“句子形式”。

王力教授在最近一本著作中也這樣寫道：“‘句子形式’在形式上和一般的句子沒有什麼不同。”^④

這種觀點是引用了葉斯柏遜對子句的看法。葉斯柏遜認為它們“是以句子的形式來作另一個句子的成分”。^⑤ 這兒所說的形式指的僅僅是子句的結構，以及其中存在主語和謂語。

在這方面它們確實和普通的句子沒有什麼不同。

王力教授在所著的《中國現代語法》中寫道：“一個句子形式可以是一個句子，如‘張先生教書’；又可以是一個句子的一部分，如‘張先生教書的學校在重慶’。”

① 黎錦熙：《新著國語文法》，上海，1952年版，250—251頁。

② 蘇聯學者也認為這些句子是複合句。參看 Н. М. 鄂山薩的《漢語》(Китайский Язык) БСЭ, 21卷, 第320頁。

③ 黎錦熙教授在上舉語法書的附錄里注了這些術語的英譯(見0,0,25各頁)。

④ 《語文學習》，1952年9月號，43頁。

⑤ “……a member of a sentence, which has in itself the form of a sentence”, 見葉斯柏遜《語法哲學》(The Philosophy of Grammar), 倫敦, 1935年版, 103頁。

在前一个例子里，我們說这句话形式(張先生教書)处于独立的地位；在后一个例子里，它則处于从属地位。^①

从这个論断可以很明白，王力教授是把这种句子形式理解为叶斯柏逊的“nexus”了。

叶斯柏逊的术语“junction”(組合或組合式即定語詞組)和“nexus”(联系或連系式即謂語詞組)，正如大家知道的，它們具有两种意义，一种指的是一种联系，即詞的連接的方法，另一种指的是由这样的联系結合起来的詞組。这种詞組有两种情况：第一种情况是定語詞組(junction)，第二种情况是謂語詞組(nexus)^②。

“定語詞組”(junction)的例子：

This furiously barking dog, 这一只狂叫的狗。

“謂語詞組”(nexus)的例子：

This dog barks furiously, 这只狗在狂叫。

王力教授把作为一定联系的“nexus”譯为“联系”，而把作为謂語詞組“nexus”譯为“連系式”，它的定义是“两个以上的实詞相联结，能陈說一件事情者”。^③

为叙述的便利起见，象王力教授所說的，可以用句子形式这个术语来代替連系式这个术语^④。“nexus”(連系式或句子形式)可能是句子，也可能不是句子。

“nexus”(句子形式)在独立时就是句子。不独立的“nexus”就不是句子。

根据这个理論，“nexus”(句子形式)在个别情况下，即当它是謂語詞組的某种变体时才是句子。

① 王力：《中国現代語法》，上海，第一卷，1955年版，65頁。

② 关于叶斯柏逊术语 junction 和 nexus 的两重意义，見王了一教授《汉语語法綱要》，俄譯本 A. A. 龙果夫写序注，1954年版，53頁；中文本，47頁。

③ 王力：《中国現代語法》，第一卷，64頁。

④ 同上書，65頁。

王力教授在最近的一篇論著中放棄了把句子形式理解為“nexus”的看法。現在他用這一術語來表示“句子之中有句子”。^①換句話說，按照王力教授最近的解釋，句子形式已經不再象句子那樣一般的單位，而僅僅是表示整個句子某一部分的從屬句了。

張志公教授也把句子形式理解為從屬的不獨立的句子。他指出：

句子的主語、表語、賓語、修飾語、補足語這些成分，不僅可以是詞或短語，也可以是個小句子……象這種套在大句子里的小句子，就本身的結構說，即具備了句子的各種必要成分，當然是個句子，可是就語法地位說，它不是作為一個獨立存在的句子的，而是作為那個大句子里的一個成分的。^②

張志公教授在同是 1953 年出版的稍後的著作里，已經不把子句當作從屬句，而當作主謂仿語了^③。可是作者沒有對這種新的看法提出任何論據。

呂叔湘教授所指的“句子形式”同叶斯柏遜的“nexus”毫無共同之處。

他用句子形式這一術語來表示用獨立句子的形式所作的句子中的一個成分（主語、定語、賓語、表語）^④。

發表在《中國語文》上的《語法講話》的作者們認為僅僅某種結構的部分情況才是句子，他們稱這種結構為“主謂結構”。^⑤

主語和謂語“合起來造成‘主謂結構’……主謂結構獨立使用，就是句子。但是有時候主謂結構並不獨立，只作句子的一個成

① 《句子之中有句子》，見《語文學習》雜誌，1952 年九月號，43 頁。

② 《語文學習》1953 年 1 月號，37 頁。

③ 張志公：《漢語語法常識》，北京，1953 年版，80、51、223、256 頁。

④ 呂叔湘、朱德熙：《語法修辭講話》，北京，1951 年版第一冊，7 頁。呂叔湘《語法學習》，北京，1954 年版，71 頁。

⑤ 《中國語文》1952 年 7 月號—1953 年 11 月號。

分。……主謂結構做主語，做賓語，或者做修飾語，都只是句子當中一個成分。”^①下面又說：“一個結構要是包含在別的結構里头，無論多長多複雜，都不是句子。”^②

從上面的引証可以明白，作者們為基本原理而引用的不是句子（它可能是真正獨立的，也可能是從屬的），而是所謂“主謂結構”。

根據這個理論，句子僅是這種結構的一部分情況，這種情況就是獨立使用的主謂結構。應該指出，主謂結構本身在句子或句子成分之外根本不存在。因此不能說，獨立使用的主謂結構就是句子，不獨立使用的就是句子成分。其實，在語言實際中所造的並不是主謂結構，而是獨立句或從屬句。至於所談的結構則僅僅是這句單位的結構分析的結果。^③因此，這樣說將更為正確：主謂結構既可存在於獨立句中，也可存在於從屬句中。

語法書的作者一般都確認，不獨立使用的句子形式（主謂仿語，主謂結構）無論如何複雜，只是句子的一部分，是句子的某個成分。然而，句子的這個部分是什麼呢？它同獨立句有無相同的地方或在語調、時體色彩以及語氣等方面有什麼不同之處？——以上這些問題，在漢學著作中還沒有被提出。

本文的目的是在某種程度上填補這個空白點。文中只對從屬句的一種形式——句子形式主語加以闡述，但正是按照這几点來闡述的。除此以外，文中還要探討，在現代漢語里，句子形式主語有沒有同義的、相當的詞組，如果說有，那末在什麼語法條件之下才有。

我們的任務不是對包含句子形式主語的句子予以全面的闡

① 《中國語文》1952年9月號，22頁。

② 《中國語文》1952年10月號，21頁。

③ 作為實際單位的句子，不一定非由主語和謂語組成。關於這一問題，《語法講話》的作者自己寫得很正確。見《中國語文》1952年10月號，21頁。

述，而只打算就句子形式主語的某些特点加以闡述，因为句子形式主語仅仅是我們所研究的整体的一部分。我們感到兴趣的問題是，例如：适合于句子形式主語的謂語的特点，尤其是为什么句子形式主語的謂語在大部分情况下都借助于系詞“是”来連接這個問題。

我們認為，闡明所有这些問題就会給我們一定的实际材料来分析，我們所研究的各部分与該类型的句子的整体究竟是什么。

由于翻譯这种帶句子形式主語的句子往往相当困难，所以从譯成俄語的观点看，我們認為将一部分工作放在句子的分析上并尽可能对翻譯实践中遇到的这种或那种方案提供一些根据是很必要的。

我們所举的說明各种原理的例句系摘自現代社会、政治和文艺作品，但在某些情况下也摘自現代汉语語法書。

第一章 句子形式主語的語調和 獨立句子的語調的比較

現代漢語里，關於句子形式主語值得注意的是：它們在大部分場合下沒有用主從連接詞或代詞形式來表示依從關係的專門語法形態。從語法形式方面看來，這種句子形式主語和獨立句子的區別主要是地位和語調。

為了說明語調在這些句子中的語法形式作用，曾經用電聲儀器^①，製作了這些句子的磁帶錄音。

採用磁帶錄音機，並同時採用描波器，借助於電動力學的記錄儀，先記錄了處於獨立地位的簡單陳述句，然後再記錄處於從屬（被包孕）地位的同一個句子——複合句中的主語。^②

第一次在 1952 年 3 月，記錄了二十二個句子，由河北省人辛佳里（譯音）朗讀。他的北京語音掌握得很好；是 1951 年 8 月來到蘇聯的。後來又記錄了齊曉功（譯音）朗讀的同一些句子。齊曉功

① 磁帶錄音是在國立莫斯科第一外國語師範學院實驗語音和言語心理學實驗室製作的。我真誠感謝實驗室主任 B. A. 阿爾捷莫夫教授和實驗室工作人員 A. A. 瑪托維耶夫，E. H. 呼契科娃在製作實驗錄音過程中所給予的幫助。錄音採用的儀器的情况，請參看《實驗語音和言語心理學實驗室》一書，莫斯科大學出版社，1950 年版。

② 我們已故的 B. M. 阿列克塞耶夫院士早在 1906 年——1909 年就進行了研究漢語語音的頭幾次實驗（見 B. M. 阿列克塞耶夫《北京方言語音觀察的結果》（1906 年——1909 年）帝俄科學院出版社，1910 年聖彼得堡版。）中國學者也開始了對句子語調的實驗研究，（見 Fu Liu《Étude expérimentale sur les tons du chinois》，Paris, 1925）。作者不僅對漢語單詞的聲調進行了實驗研究，而且對同句子中邏輯重音移動有關的句子語調進行了實驗研究。而最近捷克斯洛伐克語言學家 M. Romportl 發表的一部著作同樣是對漢語單詞聲調的實驗研究。該著作中有一部分談到在連續的言語中的聲調（Milan Romportl:《Zum Problem der Töne im Kuo-Yü》，Archiv Orientalni, Praha, XXI, 2-3, 1953, 276-352 頁）。

一直住在北京,也是 1951 年 8 月来苏联的。

例:(辛佳里朗讀)

(5a) 舜英送了我这件衣服。①

这个句子的語調是結束的,特征是句子在結束时,基音降低了。

可用图表說明如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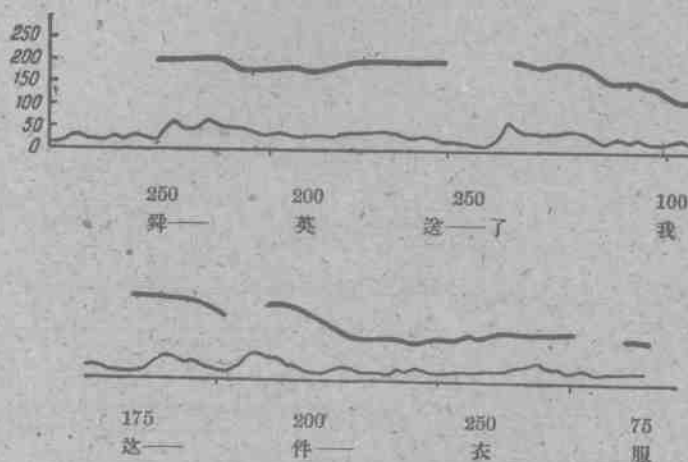


图 1. “舜英送了我这件衣服”这一句子語調移动的情况②

当这个句子处于从屬地位并开始作为复合句的主語时,它的語調就显著地改变了。

(5b) 舜英送我这件衣服不是沒来由的。

“衣服”一詞中的重讀音节“衣”,在句子处于从属地位时是加强了。

① 所有我們分析的这些句子,是作为带有重音的普通句子記錄下来的,确定重音音节在元音上用符号表示它的音調特征——一阴平, / 阳平, ∨ 上声, \ 去声。

② 图的上线(粗的、断續的)表示基音的移动,下线(細的)表示声音的强度。声音的强度就是音强,它由振幅及其頻率决定。

这就影响到非重读音节“服”。请看图 2，它表示了“衣服”一词中的语音强度。



图 2. “衣服”一词中的语音强度①

在“衣服”一词中声调的高度提高了，②看这一词的照相记录(图 3, 4)，并看图 5，它表示了这一词中的声调高度。

基音的提高，不仅涉及到重读音节“衣”，同时也扩展到非重读音节“服”上。

但非重读音节“服”要比重读音节的发音低些。

“舜英送我这件衣服”这一句子，在从属地位时发音比独立句的速度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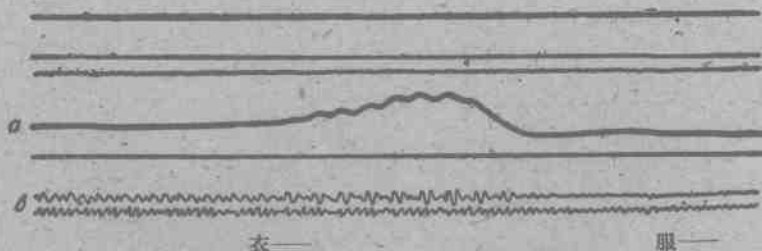


图 3. “衣服”一词在独立句子中的电声记录③

处于独立地位，这个句子的长度为 60 个时间单位。处于从属地位时为 63 个时间单位。这儿有趣的是：从句子的头几个词就开始速度变化，而在句子声调高度的变化还觉察不到。我们的例子里，头一个词“舜英”(姓名)在句子的从属地位时只延长了 15 个时

① 这里的虚线表示独立句子的音强，实线表示从属句子的音强(下同)。

② 关于提高句子形式主语中的声调，H. M. 鄂山隆过去已经写过。参看他的《汉语课本》(玻璃板印刷品)莫斯科，1947 年版，183 页，该页中谈到关于作主语的句子形式。

③ 这里 a 代表声音强度，b 代表声调的高度(下同)。

間单位，而当句子处于独立地位时延长了 18 个时间单位。而“舜英”一词的声调高度，在独立句子和从属地位句子中都是一样的（见图 6, 7）。

所有这一切说明，“舜英送我这件衣服不是没来由的”这个句子，紧接着“舜英送了我这件衣服”这个句子后面，以同一声调开始被朗读着，而正是在从属句快结束时，主要在最后的一个词（衣服）上，才发觉声调高度的变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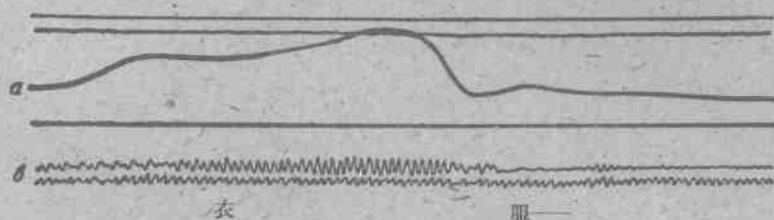


图 4. “衣服”一词在从属句子中的电声记录

“衣服”一词的音响性能

	在独立句中	在从属句中
最大的语音强度(毫米)	10	15
最小的声调高度(赫芝)	100	160
词的長度(千分之一秒)	225	225
“舜英送了我一件衣服”这个句子的長度(時間單位)	69	6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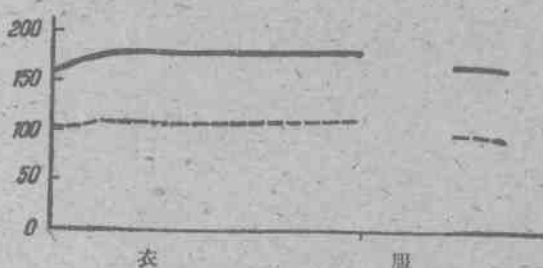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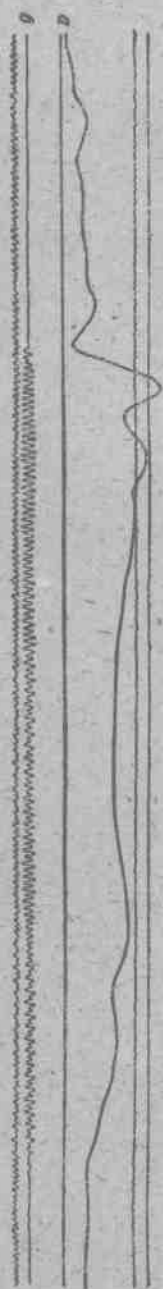


图 5. “衣服”一词基音的移动情况①

① 这里的虚线表示独立句子中的基音高度，实线表示从属句中的基音高度。



舞

英

图 6. “舞”——词在独立句子中的电声记录



舞

英

图 7. “舞”——词在从原句子中的电声记录

“舜英送我这件衣服”这个句子，处于从属地位做主語时，不表示結束的思想，因而它沒有結束的語調。“舜英送我这件衣服不是沒来由的”这个句子具有結束的語調，它是由两部分組成的。第一部分是句子形式主語，第二部分是說明这个主語的謂語。句子形式主語和謂語之間时常有一个小停頓。

这个句子中基音移动情况的图表（见图 8）也由两个部分组成：它們是一个音調的統一體。在音調方面，第一部分是句子形式主語，第二部分是謂語。第二部分是第一部分的繼續。照例，第二部分开始时比第一部分結束时声調要低些。每当这种情况时，降調的音程就会变化。

在俄語分析型句子里我們观察到类似这样的情况，不过是在更加明显的形式中。见图 9——俄語句子“То, что я хочу вам рассказать, было в сороковых годах.”(В. А. 阿尔捷莫夫朗讀)的基音的移动图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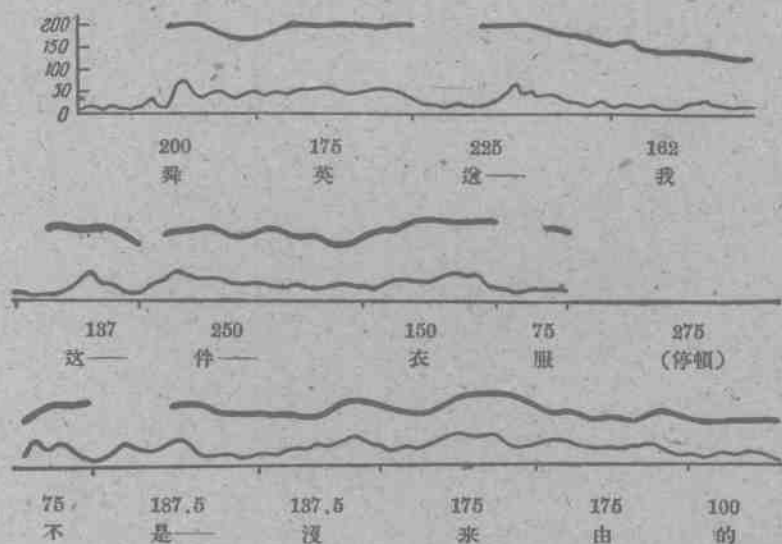


图 8. “舜英送我这件衣服不是沒来由的”这句中的語調移动情况